

现代汉语声母系统考察(与越南语对比) Khảo sát hệ thống thanh mẫu trong tiếng Hán hiện đại (Đôi chiếu với tiếng Việt). Luận văn ThS. Ngôn ngữ học: 60 22 10

0. 前言

0.1. 选题缘由

越南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长久友谊,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不断发 展学习汉语的越南学生也日益增多。在汉语学习、教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汉语表达方面上出现了许多与汉语相关的问题,语音就是其中之一。从以前到现在,无论在汉语学习、工作还是研究过程中我都一直对汉语语音特别有心得。

众所周知,语音是语言的基本物质外壳和表达手段,语音障碍也是语言障碍的第一个关口。虽然语音的重要性很强,可实际上在中国和越南关于现代汉语声母研究及与越南语对比的论文或文章是寥寥无几的。依我所知,迄今为止在越南唯有于 2001 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论越南学生对汉语声母的听觉和发音偏误》的论文。因此,笔者基于汉语教和学的需求、汉语声母研究的背景再加上自己对汉语语音特别感兴趣决定以《现代汉语声母系统考察(与越南语对比)》为研究课题。

0.2. 研究目的: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

- *掌握汉语每个声母音素的语音特征。
- *在将汉语和越南语声母系统作个比较的基础上以指出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 *揭示越南学生现代汉语声母的偏误表现。

0.3. 研究任务:为了达到上述的目标,笔者要完成下面几个任务:

- ◆ 综述本课题的有关理论问题。
- ◆ 正确和详细地描写现代汉语和越南语声母系统及将两者进行比较。
- ◆ 考察越南学生现代汉语声母实际的发音情况并对学生所产生的偏误进行分析。

0.4. 研究方法: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本人将采用:描写法,对比分析法,统计法,实验语音法,偏误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对汉语和越南语声母系统进行详细地描写及比较以求得指出两种语言每个声母发音特征的异同点。对学生汉语声母偏误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类。根据统计结果可以了解偏误出现的频率、偏误的表现情况如何。

在考察越南学生汉语声母发音情况的过程中，笔者会运用实验语音法。首先笔者设计一些目的音然后用录音设备录下学生的声音输入电脑再用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语大学的语音室所使用的语音分析设备为 Computrized Speech Lab, Model 4500 将课文摘选出来由中国人发的标准音和越南学生的声音材料进行精确的测量通过揭示相应的波形图得出考察结果。

0.5. 研究对象、范围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现代汉语声母系统中每个音素的语音特征并与越南语声母系统进行对比，进一步以兴安技术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学生的汉语声母发音情况进行考察。

0.6. 论文结构:

除了前言、结语和参考文献以外，本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本课题的相关理论问题综述

第二章：汉语普通话声母系统考察及与越南语对比

第三章：越南学生的汉语声母发音情况考察

第一章：本课题的相关理论问题综述

1.1. 现代汉语语音概说

1.1.1 什么是语音

“语音”就是“言语的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换句话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的意义的载体。它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具有一定意义、能起社会交际作用的声音。对于语音的定义可以总结为其三个要点：

1.1.2 语音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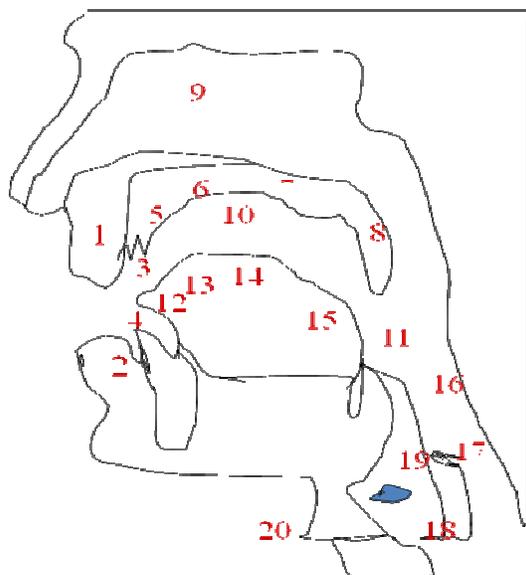
1.1.2.1 语音的物理性质

语音的物理属性是指语音具有物理方面的性质，也叫语音的自然属性。语音同自然界其他声音一样产生于物体的振动。因振动而发声的物体叫声源。声源的振动引起空气的振动产生振动波，这种振动波就是声波。任何声音都是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的统一体。音色是语言用以区别不同意义的基本要素。其他三种要素的重要性随不同的语言而不同。汉语中音高的作用极为重要，音强和音长是次要的。

1.1.2.2 语音的生理性质（发音器官）

语音的生理属性指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语音单位的差别是由发音器官的不同而造成的。根据发音器官在语音形成中的作用，人类的发音器官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提供发音原动力的肺和气管；作为发音体的喉头和声带；作为共鸣器的口腔、鼻腔和咽腔。

发音器官示意图



- (1, 2) 上下唇
 (3, 4) 上下齿
 (5) 齿龈 (6) 硬腭
 (7) 软腭 (8) 小舌
 (9) 鼻腔 (10) 口腔
 (11) 咽腔 (12) 舌尖
 (13) 舌叶
 (14) 舌面前和舌面中
 (15) 舌面后或舌根
 (16) 会厌软骨
 (17) 食道
 (18) 气管 (19) 声带
 (20) 喉结

1.1.2.3 语音的社会性质

语音的社会属性指语音具有社会性质。语音都是含有一定意义、作为意义的载体而起交际作用的，这就决定了语音具有社会的属性。这也是语音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声音的最根本的性质。语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声音，就在于它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只有作为意义的载体才能起社会交际作用。

1.1.3 语音的基本概念

(1) 音素

音素是构成音节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或最小的语音片段。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比如 chuan, 有四个音素 ch-u-a-n. 音素的分为:

(2) 音节

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自然感觉到的最小语音单位，由一个或几个音素组成。

例如“飘”（piao）是一个音节，而“皮袄”（pi' ao）是两个音节。

声母，韵母和声调是汉语音节的三个组成部分。

(3) 声母、韵母、声调

声母：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例如 hao。如果音节不以辅音开头叫零声母。

声母与辅音的关系

-划分的角度不同

声母和韵母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汉语语音的术语，古代研究汉语音韵的学者把每个字音分为两部分。字音的前一部分叫“声”，后一部分叫“韵”，所以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又叫“声韵学”。声母和韵母是就汉语音节结构的特点来分析的。辅音和元音是语音学上的术语，是就音素本身的性质来分析的。

-范围不同

普通话的声母都是由辅音充当的，但辅音不都是声母。ng 是辅音，但不作声母；n 既是声母又是韵尾。

韵母：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叫韵母。例如：cui。

韵母与元音的区别

-划分角度不和范围不同

韵母可由元音构成：ma jia kuai，也可由元音加辅音构成：kan ;feng

声调：声调是某些语言中每个音节固有的，能够区别意义的相对音高。

声调包括调值和调类两个方面。普通话的全部字音分属四种基本调值，按照传统习惯，称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调类（统称“四声”）。声调的高低升降变化情况一般采用赵元任创制的“五度标记法”来标记调值。请看下图：

声调的作用：（1）能区别意义。（2）区别词性。（3）产生韵律美。

如：妈 mā 麻 má 马 mǎ 骂 mà

(4) 音位

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是按语音辨义作用归纳出的音类。特点如下：有区别意义作用，最小单位，语音系统。*音位的归纳方法*：将不同的音素放在相同的语音环境里加以比较，检验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凡是能区别意义的，就分别归纳成不同的音位，否则就属于同一音位。

1.1.4 记音的符号

记音符号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从字形中看出读音来，所以需要记音符号给汉字注音。汉字的注音方式主要有：记音符号：反切、直音和注音字母（过去），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现在最常用）

1.1.4.1 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些问题

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专家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普通话语音系统制定的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的方案，它于1958年2月1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施行。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内容：

①字母表；②声母表；③韵母表；④声调符号；⑤隔音符号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来历及原理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源于近代以来在中国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ISO 7098号文件。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转写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

1.1.4.2 国际音标

国际音标是国际上最通用的一套记音符号，是用来记录各民族语言的语音的。国际语音学会1886年成立于伦敦，1888年公布，已经使用了100多年。

国际音标的优点：符号和音值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一音一符，一符一音，不会发生标音含混的情况。（一个音素一个符号，一个符号一个音素），音标的数量远远超过任

何一种语言的拼音字母，又有许多符号做补充。标音的字形是在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制定的，易于掌握。

1.2. 汉语和越南语的语音对比

1.2.1 汉语和越南语的语音特点

汉语语音包括音节，句调，重音和节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组成的。有些比较复杂的韵母包括：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和韵尾三个部分。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汉语普通话语音有下面几个主要特点：没有复辅音；音节中元音占优势；含复辅音的音节和元音收尾的音节都比较多；每个音节都有声调。

现代越南语是以河内音为标准音(该问题现在还在争论)。越南语语音系统是由二十三个辅音，十一个单元音，三个双元音，两个半元音，六个声调和它们之间的结合构成的。越南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数量都多于汉语。越南语语音系统中元音系统比较复杂。

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根据一定的规则互相组合，构成汉语的 400 多个音节。汉语中音节数量较少，开音节占优势，音节与音节间区分明显。同为有声调的语言，越南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越南语有 157 个基本韵母和 6 个声调组合成 2 千多个音节。

汉语，越南语有着基本相同的音节结构类型，因此既可以用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的分析方法，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去分析比较汉-越语的语音系统，也可以用国际通行的元辅音分析法去分析比较汉语和越语的语音系统。从辅音系统看，汉语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等 21 个声母，加上作韵尾的鼻韵母 ng 共有 22 个辅音。越南语的语音系统由 23 个辅音组成。

1.2.2 汉语和越南语的音节结构对比

汉语音节结构和越南语音节结构一样分为三个部分即：声，韵，调，其中韵母部分再可以分为三个结构成分。可以说，汉语与越南语的音节结构都有层次之分。汉语和越南语音节的完整结构模式(包括声，韵，调等成分)可见一下两表：

表一：汉语音节结构

声调			
声母	韵母		
	韵头	韵	
		腹	尾

表二：越南语音节结构

Thanh dieu(声调)			
Am dau (声母)	Phan van(韵母)		
	Am dem (介音)	Am chinh (主要元音)	Am cuoi (韵尾)

共同点：

(1) 元音占优势。汉语音节和越南语音节的最小成分只有一个元音和一个声调，辅音没有这个能力。

(2) 两种语言的一个音节最多只有两个辅音(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两种语言的一个音节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连用，辅音必须跟元音连用。在字母形式方面，汉语和越南语都可以用两或三个拉丁字母表示一个辅音音位，例如：汉语 sh[ʃ], ch[tʃ]，越南语的 kh[x], ph[f]。

(3) 汉语和越南语的音节结构相同。

不同点：

汉语和越南语音节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各自的拼读规则上。此外，可以看出两种语言的音节成分的不同数量：

	声调	声母	介音	主要元音	韵尾
汉语音节	4	21	2	11	4(两个辅音 两个元音)
越南语音节	6	23	1	16	8(六个辅音 二个元音)

通过上述汉语和越南语语音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者语音的特点和规律：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语普通话在语音方面总的特点是；辅音中没有喉音和颤音，清音音位占绝大多数，“送气和不送气”对立的区别特征显著，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

对立，舌尖浊鼻音与舌尖浊边音对立，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元音中 10 个单元音分为 7 个舌面元音，两个舌尖元音和一个卷舌元音。复元音包括 9 个二合元音和 4 个三合元音。汉语音节数量比较少，每个音节都有声调都有调号，高低升降区分明显，音乐性较强。

越南语在语音方面总的特点是：辅音中有喉音和颤音，浊音音位占绝大多数，“清、浊”对立的区别特征显著，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对立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元音中 11 个单元音有两个为短元音，其余 9 个为长元音，没有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复元音二合元音，三合元音丰富。越语中有 2500 个音节。越语的 6 个声调除横声部标调号外，重声调号标在主音下方，玄声，锐声，问声，跌声的调号标在主音上方。

1.3. 现代汉语声母系统的形成及发展

1.3.1 中古的声母系统

现代汉语声母系统是在中古，上古和近代声母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古声母系统以“广韵”声母系统和宋人 36 字母为代表，“广韵”的声母系统大致代表六朝至初唐汉语音系的声母，宋人 36 字母则代表的是唐宋时期语音的声母。

1.3.2 上古的声母系统

上古时期的声母系统：

唇音：帮(非)、滂(敷)、並(奉)、明(微)

舌音：端(知)、透(彻)、定(澄、喻四、禅、邪)、泥(娘)、来

齿音：精(照二)、清(穿二)、从(床二)、心(审二)，

章(照三)、昌(穿三)、船(床三)、书(审三)、禅、日

牙音：见、溪、群、疑

喉音：晓、匣(喻三)、影

1.3.3 近代的声母系统

近代的声母系统是在中古声母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汉语的声母系统。然后从近代的 20 声母变化为现代的 22 声母。

总而言之，汉语声母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现代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促成汉语声母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声母、韵母、声调、词汇、语法等各个语言要素的发展变化对声母的发展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1.4. 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理论

1.4.1 语言对比理论

语言对比分析理论是美国语言学家拉多(R. Lado)提出来的用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到的理论。拉多认为学习者已形成的第一语言(母语)的习惯对第二语言的学习起迁移作用:两种语言结构特征相同或相似之处产生正迁移,学习者容易掌握,而两种语言的差异则会产生负迁移,负迁移会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带来多方面的困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结构的异同可以预测第二语言学习的难点和易产生的错误以便在教学中采取强化手段,突出这些难点和重点,克服母语的干扰而建立起新的语言习惯。语言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把两种语言的结构,系统进行共时比较以揭示其相同点与不同点的一种语言分析法。

1.4.2 关于中介语理论的一些问题

中介语(Interlanguage)是指在第二语音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一种介于第一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音系统。中介语理论认为,学生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出现偏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第一语言的干扰(负迁移);所学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的干扰;本族或外族文化因素的干扰;学习或交际方式,态度等等影响(如避免使用某些难音,某些难用的词和语法形式);教师或教材对目的语语言现象的不恰当或不充分的讲解和训练

1.4.3 偏误的相关理论概说

英国语言学家科德(S. P. Corder)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分为失误和偏误两种。外语学习者的偏误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的主要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文化因素负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学习环境的影响。但就语音习得而言,偏误的主要来源学习者母语负迁移。

1.5 课题相关的研究情况

据本人所知,前人探讨汉语和越南语声母的相关论文和文章都尚未将两者进行全面的比较。至于越南学生汉语语音或声母的偏误的文献,前者都只用了审听感知分析法并让学生在单独地发音的范围上进行考察。本人认为若能使用实验语音法进行考察,所得出的实验结论会更为可靠。

小结

为了给下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一章笔者已阐述了现代汉语语音的一些最基础知识，对汉语和越南语语音系统包括：两种语言语音的特点，音节结构等问题进行探讨及对比，回顾了现代汉语声母系统的形成及发展，阐明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理论并综述了前者的研究成果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章：汉语普通话声母系统考察及与越南语对比

2.1. 现代汉语声母系统考察

辅音是发音时气流在发音通道上受到阻碍而形成的音。辅音不同是由不同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造成的。

汉语普通话的声母全都是由辅音来充当，其包括:b[p], p[p ‘], m[m], f[f], z[ts], c[ts ‘], s[s], d[t], t[t ‘], n[n], l[l], zh[tʂ], ch[tʂ ‘], sh[ʂ], r[z], j[tʃ], q[tʃ ‘], x[ç], g[k], k[k ‘], h[x]等 21 个声母，加上作韵尾的鼻韵母 ng 共有 22 个辅音。基本可以对应归并为 22 个辅音音位。如图所示：

现代汉语辅音声母总表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唇音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喉
			双唇	唇齿	上齿背	上齿龈	硬腭前	舌面前硬腭		
塞音	清	不送气	b[p]			d[t]			g[k]	
		送气	p [p ‘]			t [t ‘]			k [k ‘]	
	浊									
塞擦音	清	不送气			z[tʂ]		zh[tʂ]	j[tʃ]		
		送气			c [ts ‘]		ch [t ʂ ‘]	q[tʃ ‘]		
擦音	清			f [f]	s[s]		sh[ʂ]	x[ç]		h[x]
	浊						r[z]			
鼻音	浊		m[m]			n[n]				

边音	浊					l[l]				
----	---	--	--	--	--	------	--	--	--	--

在考虑到全文的对称性和科学性之后，笔者将以发音部位为基础逐一对现代汉语声母系统进行考察。普通话声母按发音部位可分为七类：

双唇音（上下唇形成阻碍）： b p m

唇齿音（上齿下唇形成阻碍）： f

舌尖中音（舌尖与上齿龈形成阻碍）： d t n l

舌根音（舌根与软腭形成阻碍）： g k h

舌面音（舌面前部与硬腭前部形成阻碍）： j q x

舌尖后音（舌尖与硬腭前部形成阻碍）： zh ch sh r

舌尖前音（舌尖与上齿背形成阻碍）： z c s

2.1.1 双唇音（上下唇形成阻碍）： b p m

b [p] 双唇、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双唇闭住，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然后双唇突然打开，气流爆出发音。如“辨别”、“标本”的声母。

p [p '] 双唇、送气、清、塞音。发音的情形与 b[p] 相同，只是爆破发音时气流较强。如“乒乓”、“批评”的声母。

m [m] 双唇、浊、鼻音。发音时双唇闭住，软腭和小舌下垂，打开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振动声带，然后从鼻腔缓缓流出。如“美妙”、“弥漫”的声母。

2.1.2 唇齿音（上齿下唇形成阻碍）： f

f [f] 唇齿、清、擦音。

发音时上齿靠近下唇，中间留一条缝隙，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气流经过口腔，从唇齿的缝隙间摩擦而出。如“丰富”、“芬芳”的声母。

2.1.3 舌尖中音（舌尖与上齿龈形成阻碍）： d t n l

d [t] 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龈，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然后舌尖突然离开上齿龈，气流爆出而发音。如“等待”、“定夺”的声母。

t[t '] 舌尖中、送气、清、塞音。发音的情形与 d[t]相同，只是爆破发音时气流较强。如“淘汰”、“团体”的声母。

n [n] 舌尖中、浊、鼻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龈，软腭和小舌下垂，打开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振动声带，然后从鼻腔缓缓流出。如：“能耐”、“泥泞”的声母。

l[l] 舌尖中、浊、边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龈，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振动声带，到达口腔，从舌头的两边流出。如“玲珑”，“嘹亮”的声母。

2.1.4 舌根音（舌根与软腭形成阻碍）： g k h

g [k] 舌根、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时舌根翘起，顶住软腭，形成阻塞；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然后舌根与软腭突然离开，气流爆出而发音。如“巩固”、“改革”的声母。

k[k '] 舌根、送气、清、塞音。发音的情形与 g[k]相同，只是爆破发音时气流较强。如“宽阔”、“刻苦”的声母。

h [x] 舌根、清、擦音。发音时舌根翘起，与软腭之间留一条缝隙；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从缝隙间摩擦而出。如“欢呼”、“辉煌”的声母。

2.1.5 舌面音（舌面前部与硬腭前部形成阻碍）： j q x

j[tɕ] 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面前部抬起，顶住硬腭前部，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然后舌面前部与硬腭前部打开，形成一条缝隙，气流摩擦而出，形成先塞后擦的发音。例如“基建”、“家具”。

q[tɕ '] 舌面、送气、清、塞擦音。发音的情形与 j[tɕ]相同，只是发音时气流较强。如“秋千”、“亲切”的声母。

x[ç] 舌面、清、擦音。发音时舌面前部抬起，靠近硬腭前部，中间留一条缝隙，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从缝隙间摩擦而出。如“形象”、“虚心”的声母。

2.1.6 舌尖后音（舌尖与硬腭前部形成阻碍）： zh ch sh r

zh[tʂ] 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尖翘起，顶住硬腭前部，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然后舌尖与硬腭前部离开一条缝隙，气流摩擦而出，形成先塞后擦的发音。如“庄重”、“主张”的声母。

ch[tʂʰ] 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发音的情形与 zh 相同，只是发音时气流较强。如“车床”、“长城”的声母。

sh[ʃ] 舌尖后、清、擦音。发音时舌尖与硬腭前部中间留一条缝隙，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从缝隙间摩擦而出。如“闪烁”、“山水”的声母。

r[ʒ] 舌尖后、浊、擦音。发音时舌尖与硬腭前部中间留一条缝隙，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振动声带，到达口腔，从缝隙间摩擦而出。如“容忍”、“柔软”的声母。

2.1.7 舌尖前音（舌尖与上齿背形成阻碍）： z c s

z [ts] 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背，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然后舌尖与上齿背离开一条缝隙，气流摩擦而出，形成先塞后擦的发音。例如“祖宗”、“造作”。

c [tsʰ] 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的情形与 z [ts] 相同，只是发音时气流较强。如“粗糙”、“参差”的声母。

s [s] 舌尖前、清、擦音。发音时舌尖靠近上齿背，中间留一条缝隙，软腭和小舌翘起，堵住鼻腔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喉头，但不振动声带，到达口腔，从缝隙间摩擦而出。如“思索”、“松散”的声母。

2.2. 越南语声母系统考察

越南语有 22 个辅音音位(加上颤舌音 r 为 23 个): c/k/q [k], d[ʒ], gi[ʒ], đ -[ʔd], ch[c], tr[ʈ], b[b], p[p], t[t], th-[th], g/gh[ɣ], ph[f], x[s], s[ʃ], kh[x], h[h], v[v], r[ʒ], m[m], n[n], nh[ɲ], ng/ngħ [ŋ], l[l] 辅音在音节中作声母。列表如下:

现代越南语辅音声母总表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唇音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喉
			双唇	唇齿	上齿背	上齿龈	硬腭前	齿龈	舌面前 硬腭		
塞音	清	不送气	p[p]			t[t]		tr[ʈ]	ch[c]	c/k/q [k]	
		送气				th[tʰ]					
	浊		b[b]			ɖ -[ʔd]					
擦音	清			ph [f]	x[s]			s[ʃ]		kh [x]	h[h]
	浊			v[v]	d[z]		r [ʒ]			g/gh[ɣ]	
鼻音	浊		m[m]			n[n]			nh[ŋ]	ng/ngh [ŋ]	
边音	浊					l[l]					

2.2.1 辅音 p b m 的发音

p, b: 双唇塞音，发音时，双唇紧闭，使肺部呼出的气流冲破双唇的阻碍。

p 是清音，声带不颤动，b 是浊音，声带触动。

m: 双唇鼻音，发音时双唇闭拢，软腭下垂，气流从鼻腔泄出，是浊辅音。

2.2.2 辅音 ph v 的发音

Ph, v: 都是唇齿摩擦音，发音时，下唇轻触上齿，气流由唇齿间的缝隙中通过，引起摩擦。ph 是清音（声带不颤动），v 是浊音（声带颤动）。

2.2.3 辅音 t th n l 的发音

t, th: 舌尖清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龈，形成阻碍，气流冲出口腔时，突然下降，t 不送气（气流冲出较弱），th 送气（气流冲出较强）。

n, l: 舌尖音，发音时，舌尖紧贴上齿龈，声带颤动。l: 气流从舌两边浅出。n: 软腭下垂，气流从鼻腔泄出。

2.2.4 辅音 c/ (k) /qu kh h g/gh ng/ngh 的发音

c (k) 是清塞音，发音时，舌根隆起，紧贴软腭，形成阻碍，气流向外冲出时，骤然放开，c (k) 不送气。

qu: 唇化辅音，发音时，双唇撮圆，然后再结合 c 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即发出此音。

kh: 发音时，舌根隆起，贴近软腭，当中留一条狭缝，让气流摩擦而过。

h: 清擦喉音，发音时不受阻碍，气流通过声门时，无显著阻碍，只发生轻微的摩擦。

g(gh): 发音时，舌根抵住软腭，气流从缝隙中挤擦出来，声带颤动。

ng (ngh) : 发音时，舌根贴近软腭，气流从鼻腔出来。

2.2.5 辅音 ch nh 的发音

ch: 舌面音，发音时，舌面前端贴近硬腭，形成阻碍，气流冲出时骤然打开，让气流爆发出来，发出舌面音。

nh: 舌面鼻音，发音时，舌面前端抵住硬腭，软腭下降，口腔通道完全阻塞，气流从鼻腔泄出。

2.2.6 辅音 tr s r 的发音

tr: 舌尖塞音，发音时舌尖后部抵住上齿龈，舌尖前端略微卷起，形成阻碍，气流冲出时，突然打开，发出卷舌音。

s: 舌尖清擦音。发音时，舌尖略后的部分贴近上齿龈，舌尖前部略微卷起，发出卷擦音。

r: 舌尖浊擦音。发音部位与 gi 基本相同，卷舌轻微颤动。

2.2.7 辅音 d gi x đ 的发音

d, gi 舌尖浊音。d: 发音时，舌尖抵住下齿背，舌尖后部贴近上齿龈，形成阻碍，气流从窄缝中挤擦出来。gi: 发音时，舌尖略后的部分接近上齿龈，舌尖前部稍卷起，擦音较重。

x 舌尖清擦音。发音时，舌尖抵住下齿背，舌尖略后的部分贴近上齿背，形成阻碍，气流从中挤擦出来。

d: 舌尖浊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龈，舌面前部接近硬腭，形成阻碍，气流冲出口腔时，突然下降。

2.3. 汉语和越南语的声母系统对比

共同点:

-从数量上来说，两种语言的声母基本相同；汉语有 22 个声母，越南语有 23 个声母。

-两种语言的一个音节最多有两个辅音，分别在音节的头尾。两种语言的一个音节都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连用，辅音必须跟元音连用。

不同点:

-从发音部位来看，汉语舌尖前音舌尖后音、舌面音、硬腭音丰富，成阻部位在舌尖、硬腭或舌面、硬腭的辅音共有 7 个，占汉语辅音里面的三分之一。其中 sh[ʃ]、zh[tʃ]、j[tɕ]、x[ç]在汉语的使用率最高，而且 zh[tʃ]、ch[tʃʰ]、sh[ʃ]、r[ʒ]四个舌尖-硬腭卷舌元音是在越南语里没有的。越南语鼻音丰富，有四个，齿龈音相对丰富，超过越南语声母的四分之一。汉语只有“n”、“ng”能充当韵尾，而在越南语有三分之一(八个)能当韵尾：c、t、ch、nh、n、m、ng、p。越南语里面辅音都能做声母，汉语里面“ng”不能做声母只能在韵母里韵尾。

-从发音方法来看，汉语里有送气和不送气的辅音，而且有六对辅音形成整齐的对立 b[p]-p[pʰ]、d[t]-t[tʰ]、g[k]-k[kʰ]、z[ts]-c[tsʰ]、zh[tʃ]-ch[tʃʰ]、j[tɕ]-q[tɕʰ]，辅音中清辅音占优势，浊辅音较少，只有[z]、[ŋ]、[m]、[n]、[l]五个，汉语的三对塞音和三对塞擦音都是清音，只能以送气和不送气为特征，相互对立，起区别意义的作用。越南语有清浊辅音，浊辅音音位较多，23 个辅音音位中有 12 个浊辅音，其中有六对辅音形成整齐的清浊对立，3 对塞音，3 对擦音，并且只有[th]和[t]存在着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而[th]这个音送气很弱，所以越南语辅音是以清浊特征为区别意义，并且有浊颤音 r。

对照越汉两个辅音系统，可以看出一些辅音在越南语辅音系统出现而在汉语辅音系统不出现或反过来。下面几个辅音只在汉语里有而在越南语里没有：z[ts]、c[tsʰ]、

ch[tʂ ']、q[tʂ ']、p[p ']、k[k ']。下面几个辅音只在越南语里有而在汉语里没有：
b[b]、d[ʔd]、v[v]、h[h]、nh[ɲ]、g[ɣ]。相同的辅音有：[m]、[n]、[l]、
[t]、[f]、[s]。

总而言之：汉语与越南语两种语言的声母系统在语音特征上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下面几点：

(1) 在汉语的声母中，送气/不送气是一对重要的区别性特征。而在越南语，除了 [th] 和 [t] 有送气和送气对立以外，在其它声母上送气/不送气特征是羡余特征。

(2) 汉语声母清音声母多，浊音声母少。除了 sh[ʂ] - r[z] 这一对清浊相对的擦音以外没有其它成对的清浊对立声母。浊特征在汉语声母可以说是羡余特征。但在越南语，情况恰恰相反。越南语声母清浊之分非常明显，这是越南语声母的一个重要区别性特征。

小结

总之，汉语和越南语的声母系统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可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 (1) 汉语和越南语发音部位和方法相同的声母共有：[m]、[n]、[l]、[t]、
[f]、[s]。
- (2) 汉语和越南语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不同的可比声母共有：b[p]- b[b]、
p[p '] - p[p]、t [t '] - th [t ']、g[k] - c/k[k]、k[k '] -
kh[x]、j[tʂ] - ch[c]、z[tʂ] - d[z]。
- (3) 汉语和越南语发音部位相异、发音方法相同的声母共有 x[ç] - x[s]、sh[ʂ] -
s[ʂ]。
- (4) 汉语和越南语发音部位和方法相异的可比声母共有：h[x] - h[h]、zh[tʂ] -
tr[tʂ]、r[[z] - r[z]。
- (5) 汉语独有的声母：/c/、/ch/、/q/。
越南语特有的声母：/v/、/g(gh)/、/nh/、/ d /

第三章：越南学生的汉语声母发音情况考察

*考察对象和方法简介：

由于条件有限，本文以兴安技术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学生的汉语声母发音情况进行考察。笔者先从五个班抽选出来 50 名学生，再将每 10 个分成一组作为一个考察单位。考察之前，本人先设计一张考察句子表，其必须出现汉语所有 21 个声母给学生认读，每一句组将考察学生每一个声母的发音情况。该表所选用的句子都是从学生所学的汉语教程第一册（上和下）里摘选出来的。考察过程中，笔者先凭自己的语感将学生所出错的表现和比率记下来并把发音时偏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学生作了即时录音。为了正确地了解学生汉语声母发音实际情况，笔者已用了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语大学的语音室的语音分析设备为 Computrized Speech Lab, Model 4500

3.1. 考察数据结果

有关学生汉语声母主要偏误点如以下统计表所显示：

序号	声母	完全靠近标 准音率	差不多靠近标 准音率	不正确率
1	n[n] 、 [l]	50%	20%	30%
2	p[p ‘]	40%	30%	30%
3	q[tɕ ‘]	20%	50%	30%
4	ch[tɕ ‘]	20%	50%	30%
5	c[ts ‘]	10%	40%	50%
6	k[k ‘]	30%	40%	30%
7	b[p]	60%	20%	20%
8	h[x]	40%	20%	40%
9	z[ts]	20%	30%	50%
10	zh[tɕ]	20%	50%	30%
11	sh[ɕ]	30%	40%	30%
12	j[tɕ]	30%	30%	40%

3.2. 越南学生的汉语声母偏误表现

经察后，学生汉语声母偏误主要分布在如下几点上：

3.2.1 n 和 l 的偏误：

兴安技术师范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兴安、海阳、海防、北宁、太平、广宁等省份，所以他们发鼻音 n 和边音 l 不对。有的学生总发 n，有的总发 l，也有另一种误读想象就是将 n 和 l 互读、乱读。

3.2.2. “p” 的偏误

在越南语里却只有唯一送气音声母“th”。因此，学生经常性的偏误是往往漏掉送气语音特征，或送气程度不够响，或将送气和不送气音混淆。

3.2.3. “q” 的误读

在汉语里“q”是送气和塞擦音两个特征并存的声母，可越南学生对其都极其陌生。他们发“q”时几乎没有送气这个动作或所发出的送气程度不清晰。

3.2.4. “ch” 的偏误

从“ch”的发音方法的角度来看其为强送气音，可实际上大多数越南学生将其发为不送气音或发成接近于越南语舌面音 ch[c]。

3.2.5. “c” 的偏误

汉语 c[tɕ ‘]、q[tɕʰ ‘]和 ch[tɕʰ ‘]都是连送气带塞擦的声母，实际发音过程中学生既不习惯于送气又不能带有塞擦特征色彩。另外，“c”作为一个舌尖前音，大部分学生也不善于发舌尖前音。他们或将其发成舌尖中/舌面音，或把其与舌尖后音 ch[tɕʰ ‘]混淆。

3.2.6. “k” 的偏误

大多数学生将汉语送气音“k”发得像越南语“kh”似的。这表明学生发这个音的送气程度也不够强。

3.2.7 “b” 的偏误

由于越南语中大多数声母都有清浊对立，所以学生经常以浊代清。其突出地表现在把汉语清声母 b[p]念成越南语浊声母 b[b]。

3.2.8 “h”的偏误

考察当中发现，很多学生都习惯用越南语 h[h] 去读与汉语同形异音的 h[x]。汉语 h[x] 是舌根音而越南语 h[h] 是喉音。

3.2.9. “z”的偏误

对于越南学生来说，汉语舌尖前塞擦音“z”的难度非常大。他们总发不到位，发不出来。听起来有时像舌尖中似的，有时介于越南语舌面音“ch”或汉语舌面音“j”，甚至有时与舌尖前送气 c [ts ‘] 或者舌尖后“zh”混淆。

3.2.10. “zh”的偏误

越南学生往往以越南语 tr[t] 来代替汉语 zh[tʂ] 或发不到位或与舌尖前 z[tʂ] 混淆听起来含混不清。

3.2.11. “sh”的偏误

汉语“sh”为舌尖后音，可学生经常发不到位或与舌尖前 s[s] 混淆。

3.2.12. “j”的偏误

汉语“j”是舌面塞擦音，越南语“ch”是舌面塞音。学生发起“j”这个音来接近于越南语 ch[c]。

在学生上述的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共性的偏误点的同时，也有个别性的出错。如：有的学生“r”发音时略带有滚音色彩。开始学习时有些学生经常将 t[t ‘] 和越南语 t[t] 互读甚至因为受英语的发音影响学生还将其发成英语的[θ]。

3.3. 越南学生声母偏误分析

汉语声母系统中，越南学生最容易发音的就是与汉语声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完全相同的 m[m]、f[f]、n[n] 和 l[l] 四个声母音素，只有 n[n] 和 l[l] 发音情况则不然。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学生特有的方言口音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送气与否是汉语声母系统的一对对立性特征并起区别意义的作用。送气与否不是越南语声母系统重要的区别特征。因此，学生除了 t[t ‘] 以外，汉语其余五个送气音

p[p ‘]、c[ts ‘]、ch[tʂ ‘]、q[tʂ ‘]和k[k ‘]都极其陌生，发音很困难。因此，授课时老师也应该给学生突出地讲解并强调汉语声母送气特征。

越南语声母清浊之分很明显。学生在发汉语清声母 b[p]时跟发越南语 b[b]一样声带自觉地振动，自己控制不了。在实际发音过程中，学生有一个共性的习惯就是一看汉语的 b[p]就以为是越南语的 b[b]，于是用越南语 b[b]来代替。

汉语和越南语所使用的语音符号有着共同的基础。汉语 b[p]、h[x]、t[t ‘]、r[z]这四个声母的拼音符号与越南语 b[b]、h[h]、t[t]、r [z]的记音符号相同，可音值不尽相同。这样也容易引起学生产生将它们乱发、互读的偏误现象

越南学生发汉语舌尖前和舌尖后音非常难。他们共性的偏误表现为或发不到位或将两者混淆。越南学生不善于发汉语送气音更不习惯发汉语塞擦音，尤其是送气和塞擦两个特征并存的音。当碰到汉语塞擦音时学生往往用越南语发音部位与汉语相同、相近的塞音声母来代替。

导致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是因为受母语的不良影响，有的由于目的语自身的因素，也有的来源于学生的。非汉语本科生所上汉语课的时间很短的，学生没有多时间练习听和说所以可以说他们对汉语学习态度和目标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他的习得过程。因此开始学习的第一天学生就要在老师的讲解和示范下努力听辨、认真练习、坚持下去把汉语声母发音发得好。先了解发音要领再注意听，听准了才发得正确。

小结

越南学生的偏误点主要有：n 和 l 发不正确，将送气音 p[p ‘]、c[ts ‘]、ch[tʂ ‘]、q[tʂ ‘]和k[k ‘]发为不送气音或送气程度不够强或将两者混淆，以越南语的 b[b]和 h[h] 来发汉语的 b[p]、h[x]，将舌尖前和舌尖后音 z[ts]、c[ts ‘]、sh[ʂ]、s[s]、zh[tʂ]、ch[tʂ ‘]发不到位或两者混淆，舌面音 j[tʂ]发为舌尖中或舌面音 ch[c]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母语的负面影响和目的语自身的因素。只有在老师适度地讲解及示范下，学生尽力听辨好好练习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才能大幅度地消除偏误。

结语

语音作为语言的基本物质外化和表达手段，在汉语教学环节中其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语言教学的入门钥匙。但在汉语学习当中，能掌握汉语语音，能说一口标准、地道的汉语普通话的人却不多。

就汉语和越南语的音节结构而言，声母都是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以汉语声母系统中每个声母音素的发音特点为研究对象及与越南语对比。本文撰写的过程当中着重采用对比分析法尤其是实验语音法。

为了给下文打下理论基础，在论文的第一章笔者已概括了有关理论依据。本文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取了前人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因此，为了找出前人尚未研究空间加以钻研笔者也综述了前者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越南人学习汉语语音所出现的声母偏误非常普遍。为了找出其原因，第二章笔者以发音部位为立足点发音方法为参照点对汉语和越南语声母系统中每个声母音素的语音特征进行全面细致地描写，特别是将两者做了充足、彻底的比较指出其共性和差异。本人认为汉语和越南语声母系统虽然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可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也很明显的。

在此基础上，第三章本人揭示了越南学生汉语声母最突出、最主要的偏误表现。本文值得议题的是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已采用了语音实验方法将越南学生汉语声母的录音材料经过语音实验验证以求得出可靠的偏误结论。本文指出越南学生的汉语声母偏误表现是较为普遍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受母语的不良影响，有的因受目的语的负迁移，还有的由于其它原因如：发音难点、教和学的方式和态度等因素所导致的偏误。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学生的汉语声母偏误现象需要老师适度地给学生讲解有关声母的发音要领，同时在老师的示范下，学生要先了解声母的语音特征；再努力听辨；最后认真地练习。

由于本人的能力所局限，笔者也明显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教学经验浅薄薄弱的。在较紧的时间内本文肯定免不了存在不足之处，本人希望各位老师，专家以及研究者不吝指教。

附录

参考文献

